

烟火里的年味

□俞天立

大年三十,我在居住的小区广场上,看到了放烟花的少年。少年们相互追逐嬉戏,在彼此身旁扔摔炮;几个青年燃放火红的“珍珠泉”,拿出手机拍摄VLOG,记录彼此的喜悦。我才倏然意识到,新的一年,就这样火热地开始了。

前些年,烟花杳然无踪。今年浙江各地有限度开禁,又渐渐找回童年的欢乐年味。春节里,从良渚街道一路逛去,零星的烟花贩卖店前围观者购买者众,几年不见,新品种的烟花让我目眩神迷,“网红款”“种草款”齐齐上阵,商家吆喝声高似涌浪。“好运锦鲤”犹如石墩子,四四方方身躯似乎蕴含极大能量。一个买摔炮的孩子,大人刚付了款,便迫不及待地朝街角扔去,“噼啪”的响声惊出远处三两狗吠。

妻子别出心裁地买了网红烟花“泡泡机”,兴冲冲地拿回家去放。一按下“扳机”,便有无数五彩斑斓的水泡冲天而出,直照得那夜空如同白昼,声响惹得家人纷纷捂耳退避,却又分明意兴阑飞、心爽神怡。身旁的幼女兴奋得手舞足蹈,绕着院子跑来跑去,惹得阿太忙喊:“慢点,慢点呀!”一年的翘首相盼,终在此刻化作了亮烈的喜庆、永恒的欢悦。

在丰子恺先生的笔下,过年是从腊月就开始了的。“过了腊八就是年。”腊月二十三晚上得送灶神,烧赤豆米饭,盛上一大碗供在灶神面前,全家跪拜灶王爷保佑平安;腊月二十七开始过大年,烧祭品,把两张八仙桌拼起来设“六神”牌;除夕吃年夜饭、守岁;正月初一上了街去,买花纸、看戏法;正月初二,穿了礼服挨家挨户去拜年……一连串的民俗,于老先生的笔下娓娓道来。但最让老先生怀念的,是童年时放花炮——上街买了雪炮、流星、金转银盘、水老鼠、万花筒,把鞭炮拆开,用罐头罩住,“咚”的一声,连罐头也跳将起来。后来胆子大了,可以把鞭炮攥在手里放,像大人一样轻松自如。

放鞭炮,始终是过年的主打节目。顾禄在《清嘉录》中记载,春节要放“爆仗”,“放爆仗三声,云辟百病,谓之开门爆仗。”在我们小辈眼中,年味大半是系于“爆仗”上燃放的。每年的大年三十,午觉睡醒,父亲照例领了我和堂妹去逛烟花店。店主是父亲的中学同学,每次扫货便可以打个八九折。她卖的花炮,价格公道,东西地道,连乡下人也都喜欢上她店里购买。烟花爆竹大大小小地码放在店外的折叠床上,顾客可以随意选购。除夕晚上要放上一整串“大地红”,自是必选;大年初一“开门炮”、大年初五“迎财神”,得用“二踢脚”,也是多多益善。至于我们小辈,更钟情于“狗尾草”“小调皮”“小蜜蜂”“珍珠泉”“降落伞”……花花绿绿的包装,自带无穷魅力。那“彩珠筒”——一种手持的、可以连续朝空中发射的带响的烟火,也是我的心头好,我偏爱往对面人家的瓦屋顶上放,听那反弹的声音。买了满满几大箱烟花爆竹回家,母亲总是恼:“把钱烧着花了!”

听着责怨,我装作泥菩萨一尊,照例把烟花按照每天的燃放计划分列好,绝不多放。

“小调皮”,这种花炮一燃着便自动旋转,继而迸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我喜欢将它放在祖母的蜂窝煤里,看它炸出一片“黑珍珠”,抑或放在纸箱里,等着炸成一堆“爆米花”。“小蜜蜂”,约莫半指大小,黑黄相间,点着引线,就唱着“嘟嘟——嘶啦——”的歌谣,垂直冲上天际。有一种“鱼雷”,据说可以把鱼从池塘里炸出来,威力非同寻常。我特意去附近水塘里验证,结果“嘭”的一声巨响,掀起一道水帘,泼得如同下雨一般,却不见一条鱼。有一回,我把“鱼雷”放到燃放完毕的“彩珠筒”里,又在口子上用废报纸塞住。谁知点燃后仅过了几秒,炮筒就从中间炸裂,一声巨响伴着火星直冲耳廓,惹得我耳朵生疼、发闷。母亲严肃告诫我,以后不许这般奇出古怪地燃放烟花,会伤人。但我还有更多的淘气“花样”——将点着了了的“狗尾草”塞到栓狗的地下室门缝里。那浓烟滚滚地起来,又散不开去,惹得小狗“汪汪汪”地直嚷嚷,显然对我意见很大!

大年三十,临近午夜十二点,全城人都开始燃放烟花爆竹。五光十色的烟花把黑夜燃成白昼,震耳欲聋的声响把心语汇成欢唱,也衬托出新年的吉庆气象。父亲忙着给亲朋好友发送拜年短信。他每年都别出心裁地编出新的“拜年段子”,有西游记版的“唐僧师徒拜年”、水浒传版的“一百单八将拜年”“十二生肖拜年”种种。我总是催促着他,指着家里满地的爆竹,让他趁着新年钟声敲响赶紧放掉。他总说:“不急不急,几个关键朋友还没发射呢!”待到高潮快要落幕,才着了慌似的捧起一挂“大地红”,冲到屋子外头燃放。背了风,用火柴一点,随着“噼哩啪啦”一串爆响,一条火龙舞起来了,我捂着耳朵也能听见群山的回响,年关的气氛被推至高潮。他又拿过“二踢脚”,对着引线点火。如同一支火箭,“二踢脚”顿时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咚——啪!”夜音响彻,火星四射,映照出一张童稚的脸、一张沧桑的脸。两代人的年味记忆在烟火里达成一致。

如果有一把尺子,春节一定是一年中人心与人心距离最近的光了,浓浓的年味里多了许多人情味。

记得有一年除夕,我出门放“关门炮”,黑咕隆咚分辨不清,误将邻居家的一个“震天雷”拿来放了。父亲知道后赶忙代我向邻居道歉赔钱。可邻居说啥都不肯收钱,还乐呵呵地说:“小孩子放炮仗,那声音更脆更干净。过年么,大家开心!”

热烈、喜庆、祥瑞、荣耀,这是虔诚的文化信仰——过年,似乎非这样轰轰烈烈表达不可。

时代在进步,烟花在更新。不变的,唯有对那传统年俗文化的虔诚和执守。烟花爆竹可以缺席或回归,年俗文化记忆却不可阙如。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民俗文化载体,为佳节助兴,为家人祈福,向春天道声安好。

高铁上的乘客们

□小狮子巴图鲁

21时,南京火车南站,过检票口乘滚梯到站台,我前面的滚梯上并排站着两位老人,大妈背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大背包,一手拎着一大壶杨梅酒,另一只手上拎着一大袋腊肉腊肠;旁边的大伯也背着一只几乎要塞爆的大背包,两手各拎着两只大塑料瓶,瓶里装满了鸡蛋。我颇好奇,这鸡蛋是如何塞进那塑料瓶里的。

不懂就到微信群里问,这鸡蛋到底是如何装进去的。有朋友就笑话我太笨,观察又不仔细,说自己以前也在火车上见过这种装蛋的方式,先将塑料瓶瓶体用刀割开一道口子,将蛋一个个仔细码好,再用宽胶带一层层将塑料瓶的口子重新封牢,这样安置妥当的鸡蛋虽经长途跋涉但不碎不裂。

我忍不住感慨了一下,为了给在外生活的孩子们带些家乡特产,老母亲老父亲们在带货方式上总是显露出超人的智慧。

因为是成都开往杭州的火车,算是春运中的逆流,又是整个旅程的最后一站,所以车厢内人不多,这跟我早上出发时的情景刚好相反:冬日的清晨,天尚未亮透,1号线的武林广场站已是人潮汹涌,地铁车厢里挤挤挨挨,因为1号线上分布着两座火车站,很多人都是拖着行李箱,拎着大包小包,还有每到春运就在网上走红的涂料桶,也是随处可见。每到一个站点,不见有下车的,只见车门外等候着的一大拨乘客很奋勇地将自己往已经很拥挤的车厢里塞。一直到了火车东站这一站,车门一开,立刻哗啦啦地吐出一大拨人流,回头一看,车厢顿时空了大半。火车东站更是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安检口排队进站的队伍蜿蜒曲折,大厅里人潮攒动。好不容易上了车,已经有了不少倚壁而立或席地而坐的乘客;有打电话报告自己上车了,大概几点能到站的;有推着大件行李小心挤过通道的;有奋力把沉重行李箱往行李架上托的……原本宽敞舒适的车厢被挤得水泄不通,可大家的脸上却并无不悦之色,对回家过年的渴盼和兴奋,将旅程的辛苦奔波冲淡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而今晚的车厢却是异常的安静冷清,窗外夜色极浓,疲惫的人们开始闭着双眼打盹。这种氛围大概更契合如今的对过年的感觉: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对于过年,不再如孩提时单纯的期盼希冀,欢喜雀跃;也不似年轻时无牵无挂,尽情挥霍,而是各种兵荒马乱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来协调安排。过年先去谁家再去谁家是个亘古难题;走亲访友该准备多少礼物包多少压岁钱比较体面又不至于伤筋动骨;亲戚催生二胎该找什么借口搪塞;加薪升职换房换车各种明攀暗比的场合如何不动声色地敷衍过去……

22时26分,列车抵达杭州东站。出站,下滚梯,发现眼底又晃着那两大桶鸡蛋,现在已拎在一位年轻男子的左手上,他的右手,则拎着一大桶杨梅酒和一大包腊肉腊肠。他的身旁走着空出手来的大伯大妈,现在明显轻松了很多,满脸兴奋地年轻男子说着些什么。

看着这两桶鸡蛋,看着这一家三口,我的鼻子突然有点发酸,过年仪式感,在这一刻被渲染得浓墨重彩!

再想起自己刚在车上纠结的种种烦心事,忍不住自嘲一笑,是啊,这些所谓的烦心事,和过年与家人团聚的幸福快乐比起来,好像根本算不了什么。

过年,似乎是件很复杂的事,其实却很简单,就是一家人,在一起。

晚潮专栏



陈骥

你写,我来发



看好文,写好文,来这里